



山香风

古韵新声

梦谒锦绣大椿

晏建军

江山万里近重阳，锦绣大椿穿丽装。
尊贵茶园皆绿色，新庄河畔闪金光。
湖山千米风车转，古寺百寻险处藏。
梦里依稀椿岭秀，庭虚后裔论诗忙。

诗歌在线

重阳花开

刘仁旺

你今又重阳 在绿头上添立
在绿叶里怒放 放声歌唱
清香远溢 绽放出你璀璨的光芒
到另外一个村庄 就算是去经受风霜磨砺
穿越幽深的隧道 也从来没有畏惧过
通向远方的大街小巷
重阳花开
你今又重阳 静待重阳

季节风景

山里的秋天

□文 / 赵小虎

秋天是山里一年中最美好的季节。春天，桃绽红，柳吐绿，燕子剪东风，风景固然美丽，但春天天气多变，乍晴乍雨，忽冷忽热，太任性了，不适合山里人的脾气。夏天，山里虫蛇频繁出没，百足虫像赛龙舟样划动着无数的脚，竹叶青盘绕在竹杆上，舌箭儿如绽放的花蕾，叫人有点害怕。冬季，岭儿瘦，路儿滑，冰剑高悬，浓霜扑地，一副冷峻肃杀的样子，太严酷了。唯有秋天，山里透出一丝别样的韵味。阳光，柔柔的，透出善意，不晃眼。不再像是夏日，刺猬般挺着它锐利的刺。而是成了一只毛茸茸的大黄猫，从树梢间探出它轻柔的爪，触在罩着薄薄两层单衣的背脊上，挠痒痒。天幕被升高了，安装了蓝色的水晶玻璃。这玻璃，被风撩着白云儿轻轻擦拭过，更无一点杂色。山林里清清凉凉的。那种凉意，好像氧气一样从树林里释放出来，又像从覆盖着青苔的山石上渗出来，弥散在山林间。望着葱葱郁郁的树林，仿佛看到盛满啤酒的大海，凉到心里。山林里色彩丰富，绿中夹杂着红、橙、黄等斑斓五色，繁复绚丽而又生气勃勃。山涧里探出几个玲珑的石头，秋天了，是该出来见见太阳；秋天的水冷，也供樵人踏踏脚。石头温润光滑，泉水清澈见底，不知是泉水把石头打磨得如此没棱角，还是石头把泉水搓洗得如此新鲜光亮。秋天，山林的沉静、温和、丰腴、成熟，体现得淋漓尽致，但无法把它比作什么。

过了中秋，板栗成熟了。一棵棵板栗树疏密有致地分布在山林中，并不簇拥在一起，以壮声势。枝干低矮着，缀着串串的果实。有的刺球儿板着脸，一副金口难开的样子；有的早已忍俊不禁，露出黑油油的虎牙。当晨风吹起号角，树林中便传出沙沙的声响：一颗颗板栗子从刺球中鱼跃而出，埋伏在草丛里。

太阳爬上树梢的时候，阴翳的森林逐渐变得光亮，山间热闹起来。大人们挑箩担篓，戴着草帽，拿着竹篙，上山采摘板栗。这是摘板栗的“正规军”。板栗树大多很高，一般都有五、六米，有的高达两、三文，如今的嫁接板栗树种就不同。板栗球需要人上树去把它砸下来。上树的一般是青壮年男子，他们腰里缠一条白手巾，脚下踏一双解放鞋，往左右手掌上各吐一口唾沫，反复揉搓几下，就纵身一跃，将树干抱住，然后像毛毛虫一样一纵一纵的往上攀。爬到树杈上，扶着树干挺直腰板，站稳了，长啸一声，接过从树上递上来的竹篙，朝着刺球儿横扫过去。板栗球像冰雹似的，到处洒落。这时若碰上顽皮的“游击队员”——那些上山捡板栗的孩子，他们可能会趁机浑水摸鱼。不过，这得冒被刺球砸中的风险。砸在身上，还打得起，若砸在脸上，板栗球上的刺会扎进肉里，生疼，却没法由哭。当然，大批的游击队员是在等到正规军撤走后才进驻阵地。有的作了精心准备，拿着柴刀、火钳等工具；有的则是一时兴起，被伙计们邀来，随手拾一截枯枝，作拔草寻蛇状，找寻那油光亮闪的“宝贝”。捡板栗也有学问，得观地势，察树形，板栗树向阳的一面，枝干稠密处，高枝处的下方是搜寻的重点区域。但又不能在正下方，因为板栗子往往是随风起舞，在空中，一个个伞兵似的，划着优美的弧线，并非垂直落下。地势平坦处，茅草倒伏处，之前一定有人重点排查过，是无须仔细搜寻了，应在茅草耸立，坑坑洼洼处下工夫。板栗丰收的年份，捡板栗的收获也是挺大的，一天甚至可以捡个十来斤。小时候有一回捡板栗，口袋里都装不下了，没办法，就把袜子脱下来，那袜子本是大人穿的长筒袜，过了膝盖，傍晚，提着两袜子板栗，回家一称，四斤多。卖给上门的小贩，一块七毛钱。

捡过板栗后，山林间开始寂静下来，小松鼠在枝头荡秋千。

盼寒露，油茶熟。到了寒露时节，乡亲们又忙着采茶子。山林间再一次像赶集似的，人欢鸟鸣，热闹非凡。采茶子是山间的一次重大秋收活动，是一场规模更大的战役。乡亲们大半年的食用油和给孩子们添置新衣、新鞋的钱都来源于此。之前乡亲们都要进行紧张的准备：打草鞋，以后换成了解放鞋；编扎箩筐；削好竹钩；整平好山路。到了采茶子的日子，大人们天亮前就吃饭，天一亮就出发，留下小孩子在家里搞后勤工作。

油茶属常绿小乔木，性喜温暖，树皮淡褐色，很光滑，一般高2-3米，矮矮的，山里人戏称“武大郎”。茶子球拥挤在矮矮的茶树上，虎头虎脑的。有的缠着红扑扑的脸蛋，有的凸着唇，嘿嘿地憨笑。人们散布在各个山头，有的骑在树上，有的吊在树下，背着竹篓，挎着尼龙袋，说笑着，不时四处吆喝，声音在群山中盘旋回荡。偶尔也有人唱山歌，但只是随口唱唱，一些散漫无章的乐句，听不到完整的曲儿。采茶子也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那就是摘到猕猴桃。十月的猕猴桃又软又甜，赛过芒果和橘子。大人们把摘到的猕猴桃塞进茶子里，挑回家，一股脑儿倒在屋前空场上，孩子们扑上前，搜寻着，发现一个便高兴得跳起来，在院子里四处奔跑。在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秋天渐渐地落下帷幕，看得到冬天款款而来的绰约身影了。

摄影：周文静
题字：施中梁
配诗：瑾瑾

秋天的歌

山乡的清晨邀请太阳
羽毛般轻柔的
阳光醒得有些早
在山坡在房顶
似琴弦拨动
金黄的菊花与艳红的辣椒
成熟的旋律让人如醉如痴
像是喝了香甜的酒
也许这是秋天的礼物
以耳边的秋风相和
唱一曲丰收
以一山的风情相拥
抱一怀温暖

这个秋天你来了
山里的红色温暖了寂寞的
山峦
我随风赶来
我们在秋天相逢
想念的话被鸟儿衔走
扔在五彩的季节里
寒霜尽染枝头
遍野的红却回荡山谷
树荫下浅浅清溪
濯洗春夏的浮尘
只为等待你的到来
这个秋天你来了
看到漫山遍野晒出的幸福
秋风也想和我们一起唱
那怕唱到年华老去
你穿着缀满花的裙子
在秋光中起舞
时光一圈圈散开
终究
我们在秋天相逢又分开

人生感悟

地狱之火与天堂之光

□文 / 樊健军

最近睡不安稳，老被梦惊醒，或被临窗的汽车声吵醒。这不是好现象。奔五了，身体大不如以前。晚饭后散步，遇见一朋友，在同一小区，但每年碰见的次数不会多于三次。聊到陶博吾，陶老晚年，整天不说一句话，闭眼养身，养精，养神。人近百岁，该说的话都说了，不该说的话也可能说过，说与不说，都同己无关，都同无常无关。不说，要么了然于心，要么洗脚上岸了。话唠有两种，一种嘴上唠，一种纸上唠，写小说属后者。写小说要么心里有话，要么没话找话。心里的话藏得了多少？大多属于没话找话。没话找话，好比找米下锅，吃了这顿，得记挂下顿，没个完了。小说如此，世事也大抵如此，不沾恋，不贪嗔，与世相安无事。

无事闲着，闲人最苦。继续没话找话。话唠是种病，不唠就要命。能唠时不唠，恐怕哪天想唠也唠不了。会生遗憾。三年前，遇一劫，险些唠到头上。临近年末的一天，突发心绞痛，排山倒海。幸好有预感，捂胸下楼，离医院不过百米，命不该绝，出门即遇的士，径送到医院楼

下。前后不过十分钟，还是休克了，十五分钟，抢救才醒。后转院去南昌，做冠脉造影，右冠动脉中段有处堵塞，百分之九十五。放置了一枚支架，住院一周返回修水。劫后余生，想到的第一件事，竟然是那几个投出去未有回复的小说，差点都成遗作了。如果真的去了，那几位收到投稿的编辑得知消息，不知该如何的心理，又会如何处理我的稿件。默然，又莞尔一笑。

活着，是侥幸，也庆幸。更多恐惧，和更多无力。有限的生命终将堕入无限的沉默。凡有生命的，都想在有限中挣得无限，无限的金钱，无限的享乐，无限的空间，无限的繁衍。而上帝永远不会给你无限，未完成的事，必须在有限中完成。离开有限，是不同于无限的无限。乐极生悲，乐是有限，悲是刚刚开启的无限。在堕入无限之前，我得赶紧写，赶紧说话。我仅仅休息了一星期，就开始没话找话。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标准，一天不超过两小时，写一篇，就赚了一篇，写一万字，就赚了一万字。这是第二次生命，第二次生

命有第二次生命的乐趣。我把这种乐趣放大，继续放大，放大到无限。我不放纵自己，也不节制自己。我按照惯有的速度前行，没想过到达哪儿，也不想半途而废。我预测不到终点，预测不到有限终结的那一刹那。

很多时候，我会跌进尴尬的陷阱，想说话，却无话可说。我找不到饱和意义的词语，不知该说啥。像个拜佛的人，找不到寺庙。我就傻傻愣愣地站着，等待哪儿突然吱呀一声，有扇门开了。或者像个提水的人，守在悬崖下，直到水滴一粒粒坠下来，把小水洼积满。我伸出小勺，一勺一勺，把水舀进水桶。这种等待的感觉并不美妙，甚至有些残酷。我依赖不了谁，只能自己把自己灌满，用生命之水把自己复活。我就像个傻子，期待声带突然振动，驱除沉默的恶痕。

也有时候，我会怀疑自己，说那么多话，到底该不该说，到底有没有意义。若认定有意义，不该说的话也要说。若是无意义，说再多的话都是虚妄，都是扯淡。而恰恰如此，我以为自己在扯淡，一意孤

行，把没意义的话当成了真理，当成了永恒。我没等别人把我打倒，没等时间把我打败，我自个就打败自个了。我被虚无的恶犬咬住了。我把自己推入了彻底否定的深渊。我沮丧，绝望，说不出一句话。以往说过的话就像垃圾，堆成山，压得我喘不过气来。那些话说给谁听的，有多少人在听，为啥要那么说，有啥理由那么说。那些话能给人当食粮，还是当药物，能填饱肚子，还能能治疗疾病。那些话值不值得用生命的气力去说，会不会替代肉身的存在，或者当成肉身的延伸。没有人给我答案。我陷身在虚无的黑暗中。无边的黑暗，无底的黑暗。黑暗就像泥潭，粘糊糊的，挣不脱，甩不掉。我张大嘴，不是为了说话，而是为了呼吸。粘糊糊的黑暗之物，从我的嘴巴挤进去，占领我的心脏，填充我的腹腔。我的身体是沉重的粘糊。我飞不起来，也沉不下去。我在黑暗的哪个位置，没有定位。我需要一点点光亮，真正的星星之火。只要那么一丁点，我就会像个饥饿的乞丐，突然嗅到烤面包的香味，不会有片刻的迟疑，绝对朝芳香的方向直扑过去。我不管那是天上的流星，还是野地里的磷光，不管那是地狱的焰火，还是天堂的烛照，都会义无反顾地狂奔而去。我像扑火的飞蛾，也像仓皇的逃亡者。我张开双手去拥抱意义，去抢夺新生。我想说话，大声说话。我不说话就会窒息，就会死亡。我不说话黑暗会重新把我攫走。我以说话抵御黑暗，对抗黑暗。我为说话而生，也会因不说话而死。

心灵清音

引领家乡人做互联网的主人

□文 / 张小英

“你就是那个不怕冷的张小英吗？”依稀记得这是她与我之间的第一次对话。同学们都说我跟她有缘，同名都叫“小英”。那时我们还只是读初中的懵懂少年，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过后，我想对她说：“你就是那个不怕苦的张小英吗？”

张小英是我初中同班同学，原修水县第一中学八届高中毕业生，一只地地道道的“丑小鸭”，没有背景，也没有靠山。如今她是九江市凯达服装织造有限公司董事长、九江市十四届政协委员、九江市第十四届人大代表、修水县第十五届政协委员、修水县女企业家协会理事会会长。曾荣登中央文明办评选的“中国好人榜”，并获得全国妇联“双学双比”女能手、全国五一“巾帼标兵”等荣誉称号。她靠的是什么，是运气吗？不是。在公司员工眼里，她既是一位待人和善的朋友、大姐；又是一位不怒自威的经理、董事长。她用自已娴熟

的缝纫技能、执着的业务追求、良好的人格品行，赢得了公司数百人的信服。

2018年我在马小英创办的凯达思源电商培训学校学习电子商务，在学习的几个月里，我不但为自己学到电商知识感到开心，而且被培训学员及公司员工之间的团队协作精神所感动！从公司经理到普通员工，每个人都毫无保留地相互学习、相互交流。这样一个几近完美的团队背后一定有个出色的引领者！她便是马小英。我曾问她，是什么让公司如此团结？她毫不吝啬地告诉我：“公司就好比一个金字塔，我诚心实意地为员工们服务，作他们的后盾，只有金字塔的底层稳固，金字塔才会稳固，才会越来越高。”我突然明白为何公司员工能团结一心，因为他们的老板是他们的港湾，他们的坚强后盾！

2008年9月14日凯达思源电商

培训学校第二期免费培训班开课，马小英诚恳地告诉我，她开办免费班的主要目的是引领家乡人改变创业思维，做互联网时代的主人。开班后参加培训的人员络绎不绝，其中有一个小孩令我印象深刻，他不像平常小孩聪明伶俐，是一位脑瘫患儿。在父母的陪伴下吃力却欢喜地学习着，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他对电商的学习兴趣、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我想，马小英所说互联网时代的主人，便是所有对未来充满希望的人吧。

9月15日凯达思源电商培训学校请来了网商会大咖级的人物开展了“做互联网时代的主人”专题讲座，此次讲座免费对外开放，让所有人都会有机会成为“互联网时代的主人”，有机会去寻梦。

创业道路磕磕绊绊，马小英并非创业路上的幸运儿，她是创业道路上的铺路人，为家乡建设铺路，为每一个有梦想的人铺路！

小荷尖尖

秋夕记

□文 / 修水一中高二(14)班学生 杜骏

盛夏退，酷暑歇，秋分时候。八月半，月夕明，三秋夜冷。
凭栏念古，才情依旧；天灯火龙，良辰谁设？

笛鸣村野，深谷托踪；世间幻变，霓虹挂陌。星河露坠，丹桂溅湿；素影憧憧，芳华绰绰。昔日旧景，月魄精光；一轮敬望，分辉共影。

秋风邀客，楚楚佳人醉；银河水泻，潇潇夜雨香。鱼龙无心逐浪花，灭烛不照照云母。归雁还识曲江碧，流萤争得月轮皎。文辞不可浓秋味，桂花足矣圆月光。

风篁曲，松鸣韵，微雨却响；蟾宫阙，形庭敞，天人拜谒。

临清风，霄光照，此生此夜仰天高，云梯纵，烟波渺，明年明月是何夕？
越枯寂，闻世况，新芽还吐；拾荒野，歌明露，浩气且长。
夜蝠唤我，中秋拈墨，故乡月色，今夜最难描摹。月洒人间，漫天皆白，长情意在，秋高诗写上云。